

孤雁心

一泓秋水如夢，
是他的藍眸許下承諾——
一生只尋一個伴侶……

X.11.17.94.2.

深情之翼

關

雅

都會小說 SA 15

孤雁心

關雅◎著



SITAK

現代書版集團

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發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孤雁心／關雅著．——第1版．——
臺北市：好鄰居出版；知遠總經銷，
1994〔民83〕
面；公分．——（都會小說；
SA15）
ISBN 957-8885-34-2（平裝）

857.7

83010773

孤雁心

作者：關雅
發行人：朱凱雷
責任編輯：陳斐翡
校對：沈彥伶・陳斐翡・周旻君
出版者：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話：7911197・7918621
傳真：333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電總經銷：知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9394166・9396007

排版：伊甸專業電腦排版

電話／(02)7634465 傳真／(02)7624575

1994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981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李永然律師、蕭雄淋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885-34-2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包含繁體字、簡體字。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否則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Printed in Taiwan

都
會
小
說
心
之
語

眼睫低垂如簾。
掀起，
洩漏一腹心事，
是一幅寫真，
關於思念……

我見猶憐

關雅

《文心雕龍》：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初次執筆，心中有堆疊成噸的感想，若將諸多感想捉捕、變化為文字，再以筆尖串連成行後，咸不超出兩個字的範疇，那就是「感謝」；希代之於我輩初試啼聲之作家，猶如春雨之於初筍，蒙其甘霖、惠露，得以發芽、成長、茁壯。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不是不佳，只是平凡。關雅是個相當平凡的女子，幸運的擁有一對相當傳統卻又理性、包容的雙親及三位兄姊，在這樣圓滿的家庭環境下成長，如此「平凡」的幸福，也是一種不凡，令我甘之如飴。

就學時，常見同窗好友恃「寵」而驕——不是古娃娃，便是約克夏；不是波絲貓，便是金絲雀；不是天竺鼠，便是天使魚。而喜歡小動物的我，卻從沒養過寵物。為什麼？因為母親曾說，做什麼都可半途而廢，唯獨攸關「性命」的事，不能當兒戲耍。

奈何小女子偏不信邪，一意孤行地抱了一隻才剛斷奶的小狗回家，結果小狗思母心切，趴在落地窗前哭了一夜，教人聽得柔腸寸斷；而我，也陪牠守了一夜。翌日，英文默考時猛打瞌睡，抱蛋而歸是想當然耳。連著三日情況不改，於心不忍之下，只好送還同學，辜負別人的一番美意。

接著便是白文事件：一日，有人送來兩對白文與兩對黑文鳥。一個月過去，相安無事。孰料，秋聲將竭之時，惡耗頻傳。一對白文感染不明急症而歸西，死亡原因不詳。當時感冒的我，推斷其病因應為罹患肺疾。

接著一個寒流來襲，又凍死了一對黑文。我看餘悸猶存的鳥兒，念頭一閃：放生，牠們必死無疑；留著，唯恐牠們小命不保、死於非命。於是，只得送到鳥舖那裏寄養，等待有緣人了。

別人的媽說：愛牠，便是呵護牠。而關雅的媽說：愛牠，就是別養牠。

一年半前，走訪英國威爾斯，居住於姑父家，其翡翠的庭院中，有一個高約五尺、以原木搭立而成的鳥架，其間放置花生、稻穀以飼山間鳥兒，不論春夏秋冬四季皆可觀鳥：喜鵲、百靈、雲雀、知更、鸚鵡紛紛傳音應時來報到，甚至連烏鴉的霸氣也變得可愛了。久而久之，鳥兒不畏關雅了，甚至活跳靈蹦地飛躍至關雅頭上。原來，能成為大自然一部分的融和感覺是這麼的美好、溫馨。

後來，在威爾斯國家公園的深山中，有幸一窺「紅鳶」的踪影。紅鳶，與隼同類，因其飛翔的優雅美姿狀似隨風而飄的風箏，故又名紅風箏；每每儼影成雙地翱遊穹蒼之間，是一生相守的鳥族之一。由於自然環境與氣候的改變、人類一度的濫捕，及牠們對「情」所稟持的執著，使得全威爾斯只剩四十對天然放養的紅鳶存活著，目前皆已被當地居民及保育團體列入瀕臨絕跡的稀有鳥禽。

然而，在一個春日陽陽、之子于歸的媒風季節

裏，我卻獨見一隻紅鳶，孤寂地在蒼茫天際飛翔、啼叫；有人告訴我——這是一隻未被歸入四十對鳶鳥中的失偶紅風箏，不論雌雄，此生已註定無緣再有子嗣以續命。

如此宿命，此情何堪！若無法感動天地，最起码給了關雅一個詠情的靈感；這份靈感，萌源於自然界，歸本於自然界——一個生生不息的「有情天地」。

最後，還是得再次由衷感謝希代書版（股）有限公司給予關雅這個機會，讓我能與讀者共同分享這份情緣。

楔子

記憶的長河似一段浮光掠影的膠捲，自動地在我腦海裏放映著，它們一如氾濫的急湍，衝擊著我的心靈深處，彷彿狂嘯而起的津波，將我一古腦兒地襲捲而走。

於是，我掉入了記憶的長河，回到了我的童年——香港。

一九六一年的新年，大清早起來，街頭巷尾的住屋內，紛紛傳出喜氣洋洋的喧鬧聲。大街上，舞龍舞獅隊正竭力地耍著獅頭，喧天鼓譟、震耳欲聾的鳴金聲放肆地從窗櫺的縫隙裏竄進了屋內。

九歲的我正值懵懵懂懂的年紀，對於一知半解的事物總是好奇得很。

隔壁住著中年美籍教授康瓊斯先生及康瓊斯太太，瓊斯先生雖和我父親同是

香港大學外文系的名教授；不幸的是，他們在人生觀及文學作品上的立論有很大的出入。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是他們兩人的最佳寫照，兩人輕視對方的幼稚行徑，彼此老死不相往來。

我母親和瓊斯太太就聰明理性多了，遠親不如近鄰嘛！她們之間的話題是包羅萬象、無所不談；交情亦是好得不得了，好到柴、米、油、鹽、家中一屋一瓦都可互通有無。

香港這個東方明珠是大英帝國皇冠上的一顆紅寶石，這是國際上皆認同的看法。我的母親卻認為這種燈紅酒綠的繁榮不見得是件好事，因為香港雖身為屬地，其居民卻無法持有與英國公民相等的公民權，這種妾身未明的身分一點保障都沒有，教人無所適從。

六〇年代的香港是個裝滿綾羅錦緞、金石龜玉的大寶藏盒，來來去去的商賈與遊客使得這既商業化又國際化的都會充斥著濃郁的異國風。新的文明氣息與舊式固有的文化禮教含雜不清，以至於傳承逐漸地剝落瓦解。

我父親總是喜歡調侃我母親，說她的思想已根植在那個叫台灣的島上，即使她跟著父親回英國後，仍會依樣畫葫蘆地數落英國的不是。

其實，不管再文明先進的國家，也是多少有些迷信及地方風俗。香港雖然與

西方接觸得早，但居民普遍仍為篤信黃老思想的漢族子弟，而且迷信與虔敬鬼神
的程度只可用「瘋狂」兩字形容。在這裏，一年到尾幾乎人人都得走一趟算命
館，讓算命師幫他們批命論運，以求飛黃騰達之道。

並非我母親不信邪，是光怪陸離的事見多了，太陽底下的新鮮事自然就少了
幾椿。她是儒家子弟，篤信「子不語怪力亂神」，喜歡以合理的解釋去點破風水
的神奇力量，但這不表示她全然否定命運、風水或是靈異現象，只是認為現代人
心靈空虛，每命不順遂就求諸改運是捨本逐末的作法。命理是天道、人助與自
助的結合，人可以參考風水，可不能受制於風水，否則成天做事綁手綁腳的，日
子難挨，人生還有樂趣可言嗎？

而我的父親對我母親用情至深，深到她撒手塵寰多年都不動凡心。

他們是在牛津唸書時相識的，他才二十二歲，而我母親已經二十五歲了。她
不是高大、身材婀娜多姿的女孩，事實上，她的長相平凡極了，尤其是處在金髮
耀眼的異地女人中，更是毫不起眼。但是我父親就是先喜歡上她聰慧的行徑與敏
捷的思想後，才愛上她的人。

根據我母親提供的「野史」，我父親是校內的高材生，才華出眾，風流倜
儻，狂傲得無人能出其右。雖是威爾斯名不見經傳的小學校長之後，但比起泰半

出生權貴的後裔及富家膿包子弟相比，論學識與人品，可說是略勝一籌。

我的父親專攻古典文學，詩詞信手拈來更是毫不費功夫。大概因為威爾斯人是天生的吟遊詩人吧！善辯的口才及浪漫的天性也影響了我父親。

我父母親的個性是截然分明的兩種典型，就如赤道與冰原。我父親是溫文儒雅型的男人，我的母親則是活潑好強的新女性，但是善辯卻是這兩個人唯一的共通點；個生長在不同文化背景裏的人，自然是對事事都有不同的意見，但他們也都彼此學習如何在辯論中達成互信、互諒以維持家庭的和諧。

我這一生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新年的午后。當我的父親決定帶我們母女倆去市集逛逛廟會沾點喜氣時，我雀躍不已，儘管這種節慶對我已司空見慣，但是我還是興奮得手舞足蹈。

在參觀了一些特技表演後，我的父親留下我們母女倆在廟前休息，自己一人去幫我們買些涼飲，順便辦點私事。

正巧廟前左側台階上坐了一個手捧碗公的丐婦，可憐的黑眼珠不時地往上翻動，幾撮銀絲稀落地散佈面頰兩側，看起來好可怕，令我不太敢朝她的襤褸身軀上瞧。

她蹲坐在那裏口中喃喃地唸著：「可憐我吧！一個既瞎又殘的老太婆！」這

般情景令人好生憐意。

我母親生來就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她不假思索地丟了一大張港幣進碗裏。不料，對方卻開口揶揄。

「好心的太太啊！妳這不是害人嗎？這麼大一張鈔票著實招人搶呢！」說著就明眼快手地抓起碗內的紙幣，塞入自己的口袋。

我母親很生氣地指著她的鼻子問：「妳不是瞎了嗎？怎麼還看得見？」

說時遲，那時快，她倏然伸出乾枯如樹枝的手，緊握住我母親右手，隨即翻看她的手掌。

「別大聲嚷嚷，我給妳算命不就成了，可別說我白拿妳的錢哦！」

我母親氣得腮幫子鼓了起來，活像隻發威的河豚，急想抽回手。

但是老婦硬是堅持不肯放手，一面觀看我媽的手掌，一面還嘖嘖作響的說著「不賴」兩個字。

我好奇地踮起腳尖也想探個究竟時，老婆婆卻一改悠哉的臉，突然蹙起了眉頭。其實她的臉上已經沒有一處是光滑平坦的，她的蹙眉也沒讓我再增加多少懼意，倒是她尖厲的眼神令我很不舒服，直回頭想找尋我父親的身影。

我母親很不耐煩地請她快點看，並抱怨老婆婆把她的手掐得太緊。「妳快看

吧！老婆婆！我沒什麼耐性僵在這裏。妳拍得那麼緊，我的血液都快逆流了！若我死了，找妳負責。」

丐婦很懊惱地看了她一眼，痛斥：「別提那個字好嗎？這對一腳已跨進棺材的老人來說，是大不敬哩！」她住口幾秒後，才又開口：「好了，好了！妳好命一世，一生甜甜蜜蜜，事業如日中天不墜。妳老公人品相貌都是一等一，對妳一輩子不變心。」

老婆婆才放下我母親的手，便轉身將注意力移向我。我下意識地挪到我母親的身後，用眼角觀察她，並緊握雙手，放在臀後面。

我母親認定這個老婆婆是個招搖撞騙的乞丐，就拉著我的手要走。但是丐婦卻在我不注意時鉗住了我的右手，不肯放我走。我在這一拉一扯間，就像個故事書裏的稻草人，被風拉扯似地在原地晃來晃去，直到一個廟祝跑出來解釋，才解救了我可憐的小手臂。

廟祝勸我母親這只是看個相，不信都由我母親，並說明老婆婆是真的會替人看命，有卜知的能力，我母親才放下我的手，冷眼旁觀。

「哎！這個小女孩，真可憐啊！有這麼頑固的媽，我一定得幫妳看看。」她夾槍帶棒地暗損我母親。

老婆婆要我攤開右手，我猶豫地往上看了我母親一眼，見她點頭後，才小心翼翼地照做。

老婆婆又是看我的臉，又是打量我的手掌，然後向我母親說道：「你們這一家人，包括妳老公都是讀書的料，吃得飽，餓不著。但要大富大貴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不奢求大發橫財，平安就好。」我母親冷冷地回老婆婆一句。

老婆婆不理我母親的話，直接面向我說：「妳很聰明，又乖巧，外似柔順，內實剛烈，個性如妳母親一樣，所以妳小心啊！像妳父親這樣能容忍妳母親的男人畢竟不多。」她的言下之意又是在諷刺我母親，我不喜歡她這個樣子。

「妳的個性善解人意，又過度敏感，這一點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我們說是吉帶兇兆。」

「什麼是『吉帶兇兆』？」我不懂的問。

「吉帶兇就是……怎麼說呢？說得太玄，妳又不懂。吉帶兇就是……本來妳的個性是很好的，但是妳的缺點若沒有好好糾正過來的話，就會變得不好。」

我還是不懂，老婆婆有點拿我沒辦法，但是她對待我的態度卻是很有耐心，一反對待我母親「點到為止」的方式。

「好啦！拿妳媽打個比方吧！妳媽的個性是大兇，若遇人不淑……」

「什麼是『遇人不淑』？」

老婆婆差點跌倒！「『遇人不淑』就是，若妳媽不是遇見像妳父親這樣子的好人的話，就會發生不好的事。懂嗎？」

「所以我爸爸是好人。」我驕傲地下了個結論。

「也對，就是適合的人啦！看妳把我的話扯遠了。我說到哪裏啦？」

「妳說到『吉帶兇兆』。」我提醒她。

「對、對！不吉利。妳慈善溫和富同情心——」

「這個我媽教過我，」我高興地說。「這也不吉利嗎？」

「不！妳別太好奇，否則我一句話都說不完，妳就記著我的話，不懂沒關係，我知道妳有絕佳的記憶力，長大後再問妳爸。」她知道問我母親根本沒用。

「我爸是英國人，他不太懂中文。」我反射地直接說。

「妳是混血兒？那有趣了！」她明知故問。我一眼就可瞧出端倪，我知道她在佯裝，但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妳十五歲時會有件重大的事情發生，這件事會帶給妳爸和妳痛苦，倒是妳娘，她沒心沒肝不受影響。」然後又專注於我的掌中。「我要好好看妳的手紋，

妳的前半生都在漂泊，居無定所。妳有很高的智慧，但它時常幫倒忙，既不能帶給妳金錢，又不能替妳解決事情，這是因為妳太感情用事了。妳沒有什麼雄心壯志，事業也是斷斷續續的沒有連貫。哦！妳一定會比妳媽美上十來倍。」

我向母親那邊偷偷地瞥了一眼，看見她鐵青著臉，眼如銅鈴般瞪著丐婦不語，我有些著急不安。

「現在看妳的婚姻緣了，女孩子都愛聽這檔子事！」她攢眉細看，不動聲色，但隱約有種遺憾的表情。「命理無常。像妳媽脾氣這麼硬，長得又不是挺漂亮，但愛情婚姻一帆風順。而妳呢！得記住我這老太婆的話，平時我是不跟人講這麼多的。懂嗎？」

我點了頭，因為她好嚴肅。

「妳叫什麼名兒？今年幾歲？」

「我叫娣娣，今年九歲。」

「『長』短的『長』？妳那套算法是洋人的玩意兒！妳今年十歲才是。」

「是『娣』娥的『娣』，她中秋節那天出生的。」是我母親的聲音，大概是因為關於我的事吧，她也認真起來了。

「妳這一生只有兩次婚姻機緣，」她停住，看見我又要開始問什麼是『婚姻